

# 桐浦的花事

■苏康宝

单位所在的小镇叫桐浦，坐落在辽阔的田野和起伏的山峦之间。

客居桐浦六年的时光中，这个春天，我首次发现，桐浦的春日序曲竟然起始于山岗上一丛丛卑微的山苍子。

那几日里，寒潮一波接一波来袭，清晨上班，裹着厚厚的羽绒服，依然能感受到寒风刺骨。拐过宿舍角落，意外发现，靠近路旁的小山岗上，一株孱弱的山苍子，将枝条斜斜伸到路边，上面绽放着奶黄色的花朵，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。猝不及防的相遇，一瞬间令人心头震颤，目睹枝上素面朝天的、细碎的花朵，心里不由连连惊喜，啊，春天到了！

惊喜之余的这个清晨，放眼望去，山苍子枝头，花朵在寒风中一朵一朵攒聚着，棱角分明，没有欲说还休的娇媚，不见欲言又止的羞涩，繁花入眼，清纯可人，远远将沁人心脾的芬芳传过来，无论你愿不愿意，它都是那么落落大方。

我这才想起，前夜路过此处，并未见过这株山苍子，仅隔一夜，它便像是凭空而来，招展的花枝，为寒风中的山岗增添了一份浓浓的生机。起初，我并无意赞美不起眼的山苍子。心想若要赞美，应该轮到梅花才是。宿舍院落里就有三株梅树，年年春天早早绽放，每次见到它们盛开，我便知晓春天来了。此刻，我暗想它们也肯定开了，且比山苍子更为艳丽。赶紧拐到那边探寻，不料满怀失望，原本报春的梅花在此刻显得异常沉默，不见往日张扬的个性，朱砂粒般的红蕾，低调地隐

藏于枝丫间，估计花事盛放也要往后迟误些时日了。

我的认知由此被颠覆，原来最早报春的未必是梅花，还有比梅花更早的花朵，比如说这些生长在山岗上普普通通、简简单单、谦卑无比、从未进入过我视线的山苍子。因为在抬头的刹那，我惊诧地看到，几步之遥的山岗上，竟然一丛一丛散放着更多的山苍子，它们全都绽放着米黄色的花朵。以往，它们与其他杂木混为一体，未到花期，很难一眼辨识，可此刻，一夜东风过后，它们仿佛相约好了似的，繁花满枝地站在山林最前沿，寒风中，逼退了山岗上所有的萧瑟，因了这些山苍子，山岗变得神采奕奕。

我突然有些惭愧，人在桐浦的这些年里，目光始终聚焦在院落里的那几株梅，却忽略了咫尺之遥的山野间，一些谦卑的草木，在寂静中默默为春天的花期编织着美丽的衣裳。

花事繁茂的山苍子，在我看来，正是春天的信使。

因为自那乳黄色的花朵进入视野开始，我又听到了久违的鸟鸣声。宿舍院落里有樟树、栎树、桂树……枝繁叶茂，很久以来这里都是鸟的天堂。喜鹊、乌鸦、山雀、鸚鵡等频繁出没于此，春、夏、秋三个季节，每天清晨，唤醒人的不是闹钟，而是一群鸟的歌声。愉悦的鸟鸣声此起彼伏，闲来听听，也是一种享受，我甚至以为，于我而言，鸟儿的鸣叫声是院落里的另一种“花事”，有声的“花事”携带着明亮的旋

律，抑扬顿挫的节奏，将院落里的植物唤醒，一起迎接春天的到来。

鸟鸣声是具有感染力的，它们从枝头散落大地，大地就开始孕育起春天里花事。

春雷轰鸣，几场春雨过后，桐浦的花事似乎加快了步伐。近处，单位院落里，先是贴梗海棠不顾春寒料峭，在枝头绽放出鲜红的花朵。紧接着，楠木枝条也在叶片中孕育出了一丛丛细碎的花蕾，只等绽放的最佳时机，而山莓的枝条早在春风的摇曳中，缀满了一朵朵如同白玉雕琢的细碎花朵……远处，广袤的田野里，去年冬季栽种的油菜历经风霜的洗礼，已经悄然苏醒，它们长叶抽蔓，悄无声息地孕育出花蕾，那些可人的花朵，满心欢喜次第绽放，先是一朵朵，而后是一株株、一片片，花朵的金色由淡转浓，由浓变深，仿佛给田野铺上了一张金色的地毯，相信不久，桐浦又将迎来一片金色的花的海洋。

春日美好，花事更迭。回望山岗上的山苍子，如今早已完成报春的使命，褪尽一树繁花，在枝头吐出点点新叶，或许它们又在准备用新绿点燃山林间的葱茏……

世上所有的事物，原本都由渺小卑微而来。我提醒自己，在赞美春天的姹紫嫣红时，应当记住，在桐浦，春天的花事不仅属于山苍子，属于每一种鸟儿，同时还属于田园里悄然盛开的每一朵无名的花儿，因为生活中所有盛大的美好，都源自许多细微的生命构成！

# 写给女儿

■叶蓓蕾

我亲爱的姑娘：

此时此刻，淡青色的光从黑暗深处徐徐地沁出来，天边的晨星未落，几点灯光苍白地凝冻在沉寂里。电脑前的我坐于静谧中，指尖在键盘上翻飞，如美妙的音律，跃动在心房。

观看了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，又N刷了第一部，我像似陷入了魔怔，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电影中的温情，回顾着自己的成长经历。家境并不优越的原生家庭，让我明白，未来的方向能需要自己把控，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，所以对哪吒的那句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颇有感触。

小时候的我心里盛满了自卑，埋怨母亲没有给我一个漂亮的皮囊，羡慕着别人家的孩子有各种花式笔记本，眼馋着他们兜里的零花钱，可以随时买到自己心仪的物品……童年时代的我，脸上鲜有笑容，仿佛在无声地控诉：这个世界好不公平，你亏欠我太多太多。父母关系疏淡，时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，小时候的我总会一边黯然落泪，一边在战战兢兢中抱紧自己，默默告诉自己，这眼前的状态唯有自己可以改变。

曾经我也气过恨过他们，曾经我也是一个很混账的娃，性格倔强如顽石，为一包零食偷拿过家里的钱，有一回因维护弟弟找男生打群架……那个时候我给自己贴上了标签——一个彻头彻尾的“坏孩子”，将来会是社会上的“女痞子”，而这样糟糕的活法，却不是我所乐见的。幸而有母亲爱的支持，竭力把那个一度踩在悬崖边缘的孩子拽了回来。平时“扑克脸”的她，是我人生途中的引路人，她的爱从未落单，包容我叛逆期的种种，甚至在我执意不读师范的情况下为我分析利弊。可以说原生家庭改变了我，让我逐渐迈向成熟，也使我在经历中，尤其是中年时代，切身感受到了父母有各自的不易。都说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来治愈，而如今的我，回眸来时路，已学会与他们和解，与自己和解。如今将这段记忆从岁月的匣子里拎出，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，感叹它也是美好的。

所以当生命里有了你之后，就满心思想着要把最好的给你。龙爹那句“父王只是想用自己的经验为你谋个幸福，但现在看来，

父辈的经验毕竟是过往，未必全对，你的路还需你自己去闯，今后，忠于你内心的选择吧！”狠狠地戳中了我心，我在深深地反思自己刻板的育儿理念，全新时代允许孩子有独到的想法，而父母必须学会面对孩子的背影。当然父母的经验并不是一无是处，如今的我很感谢当年母亲为我所做的选择，因为十六岁的我并不知这世界的深奥，对未来一片迷茫。父母的经验当然未必都对，需要与时代俱进，及时甄选。未来怎样，需要自己去规划，拼一拼闯一闯，哪怕头破血流，也不足为惧。我一直保留着你初中高中时那些“涂鸦”之作，“我要和生活再死磕几年”“满怀希望就能所向披靡”每一句都代表着初心，彰显着青春的力量。

一个人顺风顺水久了很容易让人轻蔑，盲目，不自量力，要珍惜每一次摔过的跟头，跌进的坑、迷茫的黑夜，都是在给自己补课。谁的成长过程没有迷茫，谁的生活没有出现过困顿，谁的日子偶尔不带点“丧”，这些我何尝没有经历过？刚入职的那几年，一边工作，一边在三姨家做服务生，端菜倒酒洗盘子；在老家的四大厂后门垃圾堆里捡破铜烂铁，然后送到收废品站里换取毛票；求学时也曾考过不及格，被人当面说丑姑娘，为容貌而焦虑……这些说的都是我，人的胸襟都是被委屈撑大的，最终没有被打败的，都是了不起的“小强”，勇气其实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。往往就是这些，磨炼着人的意志，甚至被剥皮抽筋，重新塑形。你也曾经苗条过，不影响健康的前提下，稍微长点肉又何妨；未来迷茫，没有盼头，那就拨开眼前的迷雾，听听前辈肺腑之语，进体制又不是单一选择、唯一出路。但女孩子总是要去收集自己的“财宝”，一点让自己快乐的长项，一个可遮风避雨的屋檐，一颗温润如玉的内心。梦想不会逃跑，会逃跑的只有自己，坚持下来总能看到曙光。网上盛传一句：你只管努力，时间自会告诉你答案。尽管生命的美好有时会被蒙上阴影，但它却永远不会被埋没。

新学期，愿你健康快乐，不忘初心，未来可期。

爱你的妈妈

2025年3月16日晨

# 遥记七十多年前的潘岱会市

■杨荣济

农历二月十五是潘岱会市的日子。潘岱会市历史长久，据查始于清光绪年间，而我家关于它的记忆，也有百多年了。那时会市上有抬灯、抬阁、抬佛等仪式，我祖父心灵手巧，是纸扎、油漆工匠，清末曾多年为潘岱会市扎纸灯、装扮抬阁，直至民国二年(1913年)去世，算来也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。

那时，会市是农村最热闹的时节，各地的人都会凑热闹来赶集。小时候，我们过了年就心心念念二月十五。我家住在外桐，与潘岱隔一座小山。那时没有车路，只有步道和山路，父亲带我翻过小山，到了寺前，那里一条有坡度的道路直通砚下。砚下有孙宅，早年出过大官，地方有城墙，城门上方有三个字的石刻“安义堡”。出城门就是大片的砚下溪滩，人山人海，会市就在这一带举行。

会市到处都是货摊，吃的、用的、玩的应有尽有。货物以农具、家具为主，包括木器、铁器、竹器三大类。木器大件的有格栅、圆桌、方桌，小件的有木椅、长、短、方、圆凳，大小水桶，扁担、锄头柄；铁器有各种大小的锄头，及柴刀、菜刀、砍刀、斧头、刨刀、火钳；竹器有大小箩筐、篾、箩、畚斗、长短竹梯。百货类除布匹、衣服、鞋帽外，还有许多生活小百货。吃的有饭摊、面摊、馄饨担及各种熟食，还有本地的函柑、甘蔗、荸荠。还记得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一碗阳春面(即清汤光面)5分钱。会市上，叫卖声阵阵耳，有的编成顺口溜：“穿针机器顶呱呱，上海带来瑞安卖……”玩具很多，我们买不起，就买一个铁皮做的小喇叭回家。



潘岱街道全景图

会市上也有娱乐活动，多数安排在殿里和人家屋里。露天有两个戏台，听说晚间两个戏班同台，记得其中一个戏班名叫“胜阳春”。杂技、小魔术之类的，就在溪滩边表演。抬阁这种民俗巡演都是安排在当地举行，我也遇到过抬阁队伍，龙山爷抬出来时人们簇拥跟随，但小孩要回避。

会市期间，砚下、山南、上溪等地大部分人家有“会客”，有的还在路上拉熟人、朋友，因家里已有准备，客来了无非“添双箸”。

一晃七十多年过去了，小时候的记忆还历历在目。今年潘岱会市，我趁着还能走动，再去看看。坐公交车在砚下站下车，发现周围完全变了，疑是走错地方。

原先的稻田、空地都变成了新屋、新村了。原来举办会市的大片溪滩也不见了，变成了公路和连排的住房，溪流也变小了。城门不见了，原来城门到孙宅的那条道路加宽了，方块花岗岩路面既平整又气派。孙宅修旧复原，这也给会市增添了新景象。会市的场地从溪滩转移到大道上，从砚下入口的新牌坊往东往南全是货摊，摊位整齐，货物繁多，除了传统货物，更有与时俱进的电器产品和花卉苗木。

此次赶集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下了公交车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花木，这是过去没有的，这说明老百姓生活发生了变化，追求更美好的精神生活了。建议住在城里的人们也来赶个集，见识一下新农村的新面貌。

欢唱药，总要各种哄劝才能喂进去。这样持续了大半年，弟弟的病才见好，但母亲背着弟弟的剪影，从此在我脑海中留下很深的印记。

成长过程中还有很多很多的事，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，我们仨真是让你们操碎了心，但你们却始终无怨无悔。母亲说自己有一个信念，就是“别人家孩子有的，我的孩子也得有，不能因为养了三个就委屈了其中一个”。为此，节假日别人出门旅行，母亲常顶替他人上班，仅为多赚几百元钱。父亲也常在下班后给人送货，多赚点钱养家。父母亲就是这样咬着牙默默坚持了这么些年。幸好，我们仨都还争气，目前都有各自比较安稳的工作和生活。哥哥在农行，我在公安，弟弟在省台办。

父母依然还在为了下一代忙碌着。看着他们，我想做最长情的告白：我想尽我所能给你们最好的，就像你们曾经做过的那样；我想告诉你们，做你们的女儿有多么幸福，下辈子我还想当你们的女儿。

# 海棠花开

■孔令周



临近黄昏，淅淅沥沥下起了雨。我照例上楼，看一下花圃。楼顶的这花圃，是妻子利用业余时间打理的，几年下来，已经像模像样，品种繁多，虽不名贵，但也赏心悦目。青翠欲滴的金枝玉叶，禅意悠远的多肉，剑刃突出的仙人掌，徜徉其中，足以让人流连忘返。

在细语端详之余，我曾戏拟一首诗：  
低下头，看一株植物/看它的叶脉/闻它的花香//它满含露珠的样子/多像满盈的泪/它匍匐地生长/铺满大地的模样/有多倔强/在微风里摇晃/千万只手在呼喊/不要以为它孤单/昆虫是它最好的伙伴//人类啊/不要高高在上/不只天上有流云与飞鸟/地上也有生机与顽强。

我撑开一把雨伞，推开铁拉门，眼前一亮，一树粉白的花，如繁星点亮枝头，在纷飞的细雨中，娇嫩无暇，楚楚可怜。未开的，淘气地嘟着嘴；半开的，欲语还羞；全开的，胭脂上腮红。“我向商山占断春，风流还似锦江滨。群花自合知羞耻，莫对西施更学颦。”北宋王禹偁《海棠木瓜二绝句·海棠赠木瓜》如是描画，得意之色扑面而来。有趣的是，王禹偁自问自答，在另一首《海棠木瓜二绝句·木瓜答海棠》中直抒胸臆：“莫夸颜色斗扶疏，艳绝繁香总是虚。看取卫风诗什里，只因投我得琼琚。”不为表象所迷，推崇内心的高洁雅致，这位宋初有名的直臣形象跃然纸上。他出身贫寒，9岁能文，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进士，历任右拾遗、左司谏、知制诰、翰林学士，敢于直言谏诤，因此屡受贬谪，一生仕途坎坷。后来者欧阳修、苏轼都对他仰慕赞誉有加，苏轼所撰《王元之画像赞并序》，称他“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”“默然如秋霜夏日，不可狎玩”。

这株木瓜海棠，我起初并不认识，是

十几年前我买房子的时候，原房东留下的，种在一个很大的陶缸里，正对着楼顶的铁拉门。每年春来的时候，都开很多花，巧笑倩兮，粉白可爱，惹来许多蜜蜂。有点像桃花，又有点像杏花，或者梅花，那时候也没有“形色”这些手机软件直接可查，我一再弄不清楚，直到它结了果。

由于地盘有限，每年满树的果子，到最后真正留下来的往往只有一个，我们戏称“一果树”。自然界的竞争也是很激烈啊，我们在端详之余，经常感慨。那个唯一留下的“硕果”，每年都会出现在枝丫不同的地方，引来我们的猜测。我们以此为乐。那个果子越来越大，长得有点像苹果，又有点像小木瓜，从绿色渐渐变为黄色，还带点红晕。入秋了，转眼又到冬天了，我们一直让它留在开始变得光秃秃的枝丫上，吸取有限的营养，直到它摇摇欲坠，看上去都有点干瘪了才摘下来，把它留在盘子里，当艺术品供着，淡淡的清香，如一支燃着的烟，袅袅上升，散开来。

后来有一天，一位熟悉花卉的友人上门来，告知我，这就是木瓜海棠。明代《群芳谱》里有记载，海棠有四品，皆木本，这四品指的是：西府海棠、垂丝海棠、木瓜海棠和贴梗海棠。作为传统海棠的一种，木瓜海棠花色烂漫、树形好、病虫害少，是庭园绿化的良好树种。陆游曾用“碧鸡海棠天下绝，枝枝似染猩猩血。蜀姬艳妆肯让人，花前顿觉无颜色”的诗句来描绘其花色的娇艳。它可从植于庭园墙隅、林缘等处，春可赏花，秋可观果，枝型奇特，是布局园林景观的上好树种。

“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”木瓜海棠花语为强烈的爱、专一与健康，这是个寓意。